

灯下书

## 书画闲话

| 严克勤 文 |

从事绘画经年,于我而言,绘画未能成为谋生的选择,却成为我人生的一种态度;不是我社会角色的全部,却是我生活中“不可须臾离”的一个重要部分。

在这个变革和发展的时代里,一向笃信“命为志存”的我自当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,但在案牍劳形之余,在时间的缝隙里,作为一种充满文化意蕴的自我调节,绘画更契合我的心灵和趣味,使我的生活有“游于艺”的质感。

我泼墨涂写时心态是放松的,心境是平和的,心绪也是舒畅的。人在年轻时,总想走快一点,脚步匆匆,难免会忽略周遭的事物。

随着年岁渐长,才慢慢体会到曲径通幽的妙处,觉得就这样悠然自得间,将身心沉浸其中,细细品味这世间的种种。

如何把握生活的节奏也是一门功夫,快与慢、动与静、恒与变都不是绝对的,过于执念或许会错失许多风景。

峰回路转,能让你把“山重水复疑无路,柳暗花明又一村”的意境体会得更加透彻。无论千山万水,只是飞鸿一瞥;所谓沧海桑田,仅为弹指一挥。

遥想那些学有所成的前贤,在他们经国济世之余,也都比较注意自己的人生修为,琴棋书画、诗词歌赋等作为他们个人雅好,有时真能成就一代风流。

忙闲、快慢的平衡与转换更在乎心境,抛却功利心即可成就一份悠然。曼妙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,那只是秋山云水间的一抹晚霞。几十年来,我在工作之余一直坚持读书与绘画,笔耕不辍,略有所得。

传统文人写意画追求随性率意,直抒胸臆,一派天趣,气韵生动,浸沐其中,心性深受滋养。长期以来我坚持以传统写意文人画为自己艺术思考与探索。

所写所画的山水花鸟画作品,纯以自然物象入画,聊以寄托心志。

中国传统文人写意画是一个神奇和精妙的天地,越深入其中,你越能感受到这由笔墨和线条构筑的世界的魅力,找到将自身个体与清风明月、山川草木相融相通的方式。

古人说“外师造化,中得心源”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“功夫在诗外”,艺术家真正的根基,还在于其艺术修养和人品修为,在于其对于生活的态度及世间万物的感悟。

在艺术之路上,只有不改初心,执着前行,不慕闻达,惟求清逸,才能到达理想的彼岸。唐代张彦远的《历代名画记》有言:“自古善画者,莫非衣冠贵胄,逸士高人,非闾阎之所能为也。”

近代陈衡恪则认为:“文人画有四个要素:人品、学问、才情和思想,具此四者,乃能完善。”说到底,文人画,乃文人雅士之作也,而在传统绘画里,文人画特有的“雅”在中国绘画史上独树一帜,也是其与工匠画和院体画的具体分界。艺术上,文人画具有极其鲜明的特征。

一是写意。文人画是写意的艺术。云林言“不求形似,写胸中逸气耳”。古人又有“喜写兰,怒写竹”的说法。非草木有情,实人之情,不过是画者借其形而写其意罢了。写意是文人画最主要的精髓。

二是求简。色,则水墨黑白;形,则“逸笔草草”。以墨之浓淡干湿来表现景物的色彩及远近,以笔之勾勒晕染来描画景物的轮廓情状,由形简而至意简,水墨之间,辅以画纸的适当留白给人深远悠长的想象空间,疏密有致,计白当黑,以至无声胜有声,无形似有形,舍形取神,得意忘象。

三是诗画。古人云“能书者皆能画”,又所谓画中有诗、诗中有画,以诗书入画,体现

了中国人独特的造型观和境界观。中国文化史上,号称“诗、书、画”三绝的文人画家不在少数,郑板桥、徐文长、唐伯虎等都是此中高手。

他们以“逸格”为绘画艺境,以脱离法度的笔墨和非主流的风格,以不平常的绘画方式来表现平常的题材,以追求随性和不流俗的创作理念,在绘画的呈现方式上更加注重情绪与精神的表达,笔墨承载运用讲究更加自由、灵动和闲散。

中国南宋诗人杨万里说:“万里学书最晚,虽遍参诸方,然袖手一瓣香,五十年来未拈出。”当我读到这段话时,被深深打动了。人若能拥有这样的“一瓣香”,哪怕一辈子“未拈出”,也称得上是无与伦比的美妙境界。

我发现,在古往今来的翰林诗词之中,这样的“瓣香”可谓俯拾皆是,有的显而易见,摇曳绽放,熏染着人们,让人陶然欲醉;有的比较隐秘,甚或被遮蔽,默默孤芳自赏。我的这些画作,也可以说是“瓣香集”,荟萃了人文诗画的“瓣香”。

创作之余,想与更多的朋友分享,让大家都能沾染到诗画艺术那馥郁的芬芳。

我一向对中国古典文化抱有敬慕之心,传统诗、书、画追求的是随性率意,直抒胸臆,一派天趣,气韵生动,这与我的爱好与心性颇为契合。

写意挥毫,在笔墨上我更钟情于“气关笔力,韵由墨生”(黄宾虹语),笔墨功力的修炼,追慕逸笔纵横不逾矩,蕴蓄古雅创新意的境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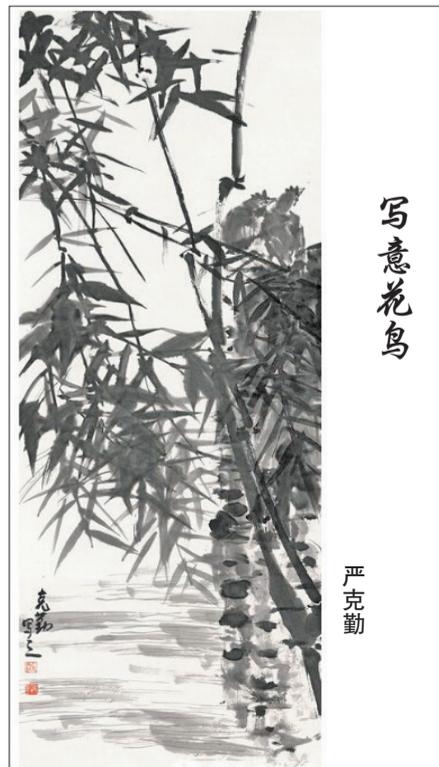
或独立书斋,有空就读,有闲就品,有暇就练;或好友相聚,谈古论今,若有所悟,信笔所至,便有所得。

“半生落魄已成翁,独立书斋啸晚风”。每当日暮时分,我常以吟咏古诗来享受难得的闲静。

我长居太湖之滨,正是江南形胜地。山色溪光,翠嶂连绵,长浪拍岸,层波叠影;秋菊吐芳,丹桂飘香,西风落叶,老树古刹。

一山一水、一枝一叶为造物精心安排,步步是景,处处皆画。于是乎研墨执笔,借景发挥,直抒胸襟。同仁见之,也常能获得声气相投的同感,触发些许思古怀旧之幽情。

我也以此抒发心中之念想,既敞帚自珍,留作自娱,又可求教于同好,正所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也。



写意花鸟

严克勤

履痕

## 吃螃蟹的德令哈

| 汤蕴瑾 文 |

阿尔金山勒住了缰绳,南奔的烈马停了下来。

昆仑山在南部汹涌澎湃,形成巨大无朋的天然屏障,柴达木盆地低卧群山之间。

从若羌翻越阿尔金山,就此离别新疆,进入青海。

两台车,一队人,一条狗,一只蝮蛇,行驶在柴达木盆地。

柴达木是蒙古语,意为辽阔。柴达木盆地海拔较高,内陆、高原,这两张粗犷的面孔拒绝着众多生物的来访。极目望去,满眼黄色的土丘,荒凉的雅丹,四周一片沉寂,看不到一丝绿色。只有戈壁上的云母在阳光下闪闪发光,像破碎的镜子丢了一地。

忽然,路的两旁出现了湖泊,更为奇妙的是两旁湖泊的颜色不一致,一面偏蓝,一面偏绿。两面湖泊仿佛上帝为了弥补荒漠的缺憾,故意丢下的两颗祖母绿和蓝宝石。这是西台吉尔乃湖的两部分,成群赤麻鸭在蓝宝石中游弋,这些高原的精灵,为荒漠增添了无限生机。

湖泊在高原上并不少见,可鲁克湖与托素湖是另一对姊妹湖。两只湖泊位于柴达木盆地东北部,一大一小,相伴而生,美丽恬静,是高原生命的源头。

如果说西台吉尔乃湖是上帝扔下的宝石,那么可鲁克湖和托素湖则是外星人造访的地方。不要以为是在说故事,在托素湖的尽头,赫然立有大石碑,上刻:外星人遗址。水波涌动,清澈的湖水拍打着石碑,为旷野中的湖泊更增添了神秘色彩。

1998年,《走进柴达木》一书问世,向世人揭示了一个惊天之谜。托素湖水面开阔,没有任何生物,湖边尖锥形的小山仿若火山喷发过后,不见一丝生命气息。在托素湖东面的巴音诺瓦山脚下,有一个奇怪的洞,洞口呈三角形,就像人工开凿而成。洞并不深邃,洞深处,一根从岩壁中穿出的铁质管状物同岩石嵌合得天衣无缝,不见头尾,令人惊诧莫名。当年在湖滩上也发现了若干铁质管状物,而且无法化验出其样品元素。于是作家大胆推测,托素湖一带曾是外星人在地球上的活动遗址。

近年来,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,目前已经能够检验出样品元素,但铁质管状物的形成来历仍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,这也许是漫长时光之旅的另一个地质之谜。

与托素湖没有生命迹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可鲁克湖。毗邻的可鲁克湖是巴音河的归宿,属于微咸性淡水湖

湖泊,生物繁多,显得生机勃勃。

时值农历八月,在我们“山水时光”队的家乡江南,正是菊黄蟹肥的好时节。草原鹰告诉我们,可鲁克湖围养大闸蟹,一下子引起了我们的好奇。高原、咸水、大闸蟹,和家乡的大闸蟹相比,是什么样的滋味?

特意去养殖场挑了十只大闸蟹,从长相看,比江南的大闸蟹略显清瘦些。说是养殖,不过是蟹苗扔进可鲁克湖,围养起来,并不喂养饲料,仍旧属于野生放养。今天我们要在高原大快朵颐大闸蟹。

德令哈,距离可鲁克湖不过50公里,海西州的首府。我们计划在德令哈市区找家馆子加工烹饪大闸蟹。

我想,大多数人和我一样,知道德令哈,并不是因为其是海西州的首府。而是海子的著名诗歌《日记》。随着这首广为流传的诗,德令哈为众人所知,并成为不少人心中的圣地。

姐姐,今夜我在德令哈,夜色笼罩

姐姐,我今夜只有戈壁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  
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  
姐姐,今夜我在德令哈  
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

……  
这是唯一的,最后的,抒情

这是唯一的,最后的,草原  
……

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空空

姐姐,今夜我不关心人类,我只想你

《日记》中的德令哈是座荒凉的城。但正因为海子的诗歌,在荒凉空空的底色上,勾勒涂抹了一层温情和传奇。当一位诗人为一座城市留下一首诗后,这座城市就打上了诗歌的烙印,空气中似乎也弥漫着诗人的气息,为荒凉的西部注入了诗人的气质。

德令哈街道整洁,花草众多,在缺水的西部,多少有点让人意外,果然颇有几分诗意。找了间幽静的餐馆,十只可鲁克湖大闸蟹找到了文艺的归宿。

最后,还是要比较一下高原蟹和江南蟹口感上的区别。壳薄易剥是高原蟹最主要的特征。在德令哈吃螃蟹,吃的不是味道,是一味叫做“我们一起好奇”的佐料。

海子的德令哈是寂寞悲吟,“山水时光”的德令哈是友爱欢情。